

# 醉枕美男膝醒握手天下權

## 江青艷史之二十二

● 劉昌博

### 流動行宮佳麗嬌娃

江青作毛澤東的貼身女保鏢，在毛澤東處境最艱苦的時候，撫慰老毛為其解除困境，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閉幕，毛澤東靠愛人同志江青的「鬼點子」，穩住了陣腳，保住了中共黨主席的位子；雖不滿意，但可以接受。

老毛絞盡腦汁想出來的「責任分攤論」，四兩撥千斤，巧妙地把「大躍進」失敗的責任，「分攤」給大家；他才能輕易地脫圍而出。當時，他如釋重擔，切盼遠離北京這

個政治鬥爭的舞台，出外輕鬆一下。

到哪裡去「巡遊」呢？他想了好久，忽然興起「衣錦還鄉」，回湖南老家走一趟，順便探親掃墓。

江青反應敏銳，她不願陪毛澤東去湖南人，墳墓葬在哪兒；毛爲了懷念心坎裡的「驕楊」，必然會去墓前憑弔，江青的處境多尷尬啦。於是，江青決定不陪去；毛的內心

十分歡喜，各玩各的，互不妨礙，兩人都可以盡情享受人生，玩得過癮。

一九六一年二月下旬，毛澤東乘坐他的流動行宮——專列火車，沿着粵漢鐵路向湖南奔馳。毛的專車由十一節車廂組成，分別為他的臥室和辦公室，書房兼會客室，還有會議室；中央辦公廳負責人包廂，秘書及服務員包廂，醫療服務車廂，警衛人員車廂及戰備通訊車廂等；故而，稱它為「流動行宮」，絕不誇張。

車上的「女服務員」有十五名之多，都是從全國鐵路運輸系統中，精挑細選出來的，不是北國佳麗，就是南國嬌娃，個個根正苗紅，清純可愛。

這一天傍晚，列車來到毛的老家湖南省長沙市，停靠在北站的一條支線上；等到第二天上午再開進市區總站，以便家鄉父老前來盛大歡迎。

長沙北站係一貨運站，離市區較遠，便於安全警衛，列車停妥了，大家閒得無聊，各尋「樂子」打發時間。

### 臥車做愛淫浪聲音

戰備通訊車廂的幾位專管無線電收發的青年幹部，爲了好奇，忘記了「鐵的紀律」，扭開監聽毛澤東臥室動靜的竊聽器電扭，大夥兒聚精會神地偷聽毛主席和女服務員在臥車內「做愛」的淫浪聲音。

「……主席！不來了，你摸我這個地方

，我好癢哇！你摸哪個地方，我更癢喲；你亂摸，人家怕癢嘛……。」

「小玉，美紅和麗娟都不怕癢，你癢的地方，我愈想摸……。」

這個怕癢的女服務員是周婷，她怕癢的嬌嗔聲，求饒聲和嗲喘聲，間歇的，斷續的傳出來……。

「主席！太偏心了，叫過小玉三次，美紅和麗娟各兩次；今兒才想起找我？她們哪個地方比我好？……」

①



①1945年冬江青（二排右一）與二排右二起：周恩來、鄧穎超、董必武、王若飛等人在重慶紅岩村合影。

②毛澤東（前排左四）、朱德（前左三）與政協代表沈鈞儒（前左五）等合影。

②



「主席，你別急，先躺好，我來給你脫下汗衫和內褲……。」

接着是周婷給毛澤東解脫衫褲的噝噝聲，又接着是毛澤東的喘息聲，周婷的嬌叫聲和嬌浪聲……，還有沉重壓力起伏於床第間的震動聲，不斷傳出來。

血膊賣張。不一會又有聲音傳出：「我敬愛的主席，看你累得滿身是汗，躺下來休息一會兒，讓我給你擦乾汗水，免得招涼，好嘛！」

「也好！我下馬休息片刻；唉！真的老了，有些力不從心。」這是毛澤東的嘆息聲：「阿婷！先給我倒杯水來，然後給我按摩一下。」

周婷下床倒茶的潺潺水聲，毛澤東喘着氣的喝茶聲，以及周婷織手的按摩聲……間歇傳出來。

「阿婷！咱們繼續『辦事』吧！這回我要換個姿式，我老了，剛才跪着雙膝的『信徒拜佛式』，我吃不消了。現在，我要換個『老漢推車式』比較省力些！」

於是，床榻震動的聲音，又傳了出來，

然後是周婷亢奮的嬌叫聲……

「哎喲！主席！你真厲害，你是寶刀未老嘛……哎喲！我真受不了啦！……。」

## 竊聽播演精彩床戲

於是，這些年輕小伙子都壯起來，開心得忘記了一切的後果。

這時不湊巧，有人來敲門巡查；這些年輕小伙子，趕緊關上電扭，打斷了竊聽毛澤東和女服務員周婷精彩的「床戲」播演。

第二天上午，毛澤東在家鄉父老簇擁着，步下列車，接受盛大的歡迎儀式；然後驅車進入長沙市區，享受衣錦還鄉的尊榮。

於是，列車上的工作人員，沒有了侍候的主子，閒得無聊，都下車到站台上來散步，三五成群的，嘻笑打鬧地放肆起來，以舒解在列車上枯燥生活的煩悶。

哪幾位專管無線電收發的小夥子，看到婷婷玉立、嫋嫋多姿的周婷來了。由於，大家都是年輕人，混熟了，就忘了「鐵的紀律」，就忘記一切的「禁忌」，更忘記了應該保守的「機密」。

先是是一名冒失鬼，神秘兮兮地走到周婷身邊調侃說：「咱們都聽到你昨晚在主席臥室裡的聲音了！」

「什麼？你還裝蒜！」一個不知死活的詫問。

「你們聽到了什麼？」周婷花容失色地

毛澤東問明了原由，勃然大怒，即刻叫人傳來負責本次「專列」車上政治保衛工作的羅瑞卿和楊尚昆。因為，當時，羅瑞卿是公安部長，楊尚昆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是此次南遊巡幸的安全警衛最高負責人。

處變不驚控制情緒

毛澤東問明了原由，勃然大怒，即刻叫人傳來負責本次「專列」車上政治保衛工作的羅瑞卿和楊尚昆。因為，當時，羅瑞卿是公安部長，楊尚昆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是此次南遊巡幸的安全警衛最高負責人。

羅瑞卿和楊尚昆兩人，知道事情再隱瞞不下去了；再隱瞞下去，腦袋可能會搬家。只好坦誠報告：自從一九五九年大躍進失敗以來，就在主席的臥室安裝了竊聽器；這件事是劉少奇同志和鄧小平同志決定的，周恩來同志和彭真同志也知道此事。

這些高層領導同志的動機是：為了替全黨保存下珍貴的黨史資料，精神財富及瞭解主席的各種新的鴻圖，新的構想，以便能及時領會和跟上。所以，他倆奉命不得不在主

毛澤東聽了他倆的解釋，處變不驚，控制住內心憤怒的情緒，不一會還笑了起來：「爲了黨的工作，你們也是一番苦心，設想也夠周密，我不責怪你們。」

其實，毛澤東十分不滿「隱私」與「醜事」被洩露，恨死了這些暗中「設計」他的二千人，以及這些知情不報的身邊親信人員。但，無奈全國大饑荒的難關，尚未過去。

他爲了安撫住身邊的羅瑞卿和楊尚昆，也等於安撫了在北京的當權派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及彭真等人。等眼前的難關渡過，再來跟他們一筆一筆的算帳。毛澤東「衣錦榮歸」，在湖南老家的鐵路沿線兜了一圈，專列火車從醴陵東行，轉入浙贛鐵路進入江西，江西省副省長汪東興，是個「馬屁精」，善於「揣摩上意」；知道毛主席好色如命，特別推薦一名絕色少女張玉鳳給毛，初先是「專列」女服務員進用。

### 淋漓盡致激情之樂

張玉鳳是黑龍江省牡丹江市人，因其父母是汪東興部屬，跟隨長官來到江西落戶。

汪見張女身材高挑，嫵媚多姿，難得的是溫婉明慧，善體人意。於是，汪說服張女的父母把她獻給毛澤東。

哪年張女才十九歲，毛一見到她，就打從心坎裡喜歡；當晚，張女奉命先勸毛喝一碗血絲燕窩粥，再飲一杯長白山千年老參茶

，精神亢奮，彷彿又找回了逐漸喪失的青春。張女以「處子」之身，於顛簸疾馳的列車上侍寢，她嬌羞萬狀，曲意承歡；使毛享受了一次淋漓盡致的激情之樂。

從此，張玉鳳成了毛在流動行宮上的新寵，不久，就升爲毛的生活隨員。她能獲得「專寵」的原因很多，一是她自幼崇拜英雄，視毛爲她心目中的大英雄。二是她於侍寢時，溫婉柔媚，百般遷就，務使毛每次都能獲得盡興的歡暢。三是她照顧毛的生活體貼入微，飲食起居，服藥進補，伏侍得仔細又周到。四是她沒有政治企圖，沒有一點自私心，全心全意的，忠誠耿耿的，深情款款的，毫無怨尤的來侍候她心目中的偉大英雄。

因此，毛澤東十分喜愛她，一九七四年底正式升她爲機要秘書。江青雖是毛的第一夫人，但在日常生活裡，張玉鳳才是他的實質夫人。

當毛澤東遠赴湖南巡遊的時候，不甘寂寞的江青，就神出鬼沒地悄然來到上海。往日，她來上海的主要目的，是爲了治病或散心；這次，她來上海的目的，除了跟毛澤東賭氣，還有「天機不可洩」的機密。探訪她的衆多舊情人。

她是老上海，最喜歡住的是座落在上海

鬧市區，距離淮海中路不遠的錦江大飯店。錦江大飯店是當年上海首屈一指的高級

賓館，它的前身，即是十三層樓的華懋公寓；上海人都稱它叫「十三層樓」。

這家飯店內，設有總統套房，專供國賓下榻；哪裡先後住過美國總統尼克森、卡特、布希；日本首相田中、中曾根；法國總統德斯坦、西班牙女王胡安、印尼總統蘇加諾、南斯拉夫總統狄托……等一百二十多個國家近千名外國元首、政要及外交使節，在這裡下榻。江青來上海時，因沒有顯赫外賓來訪；於是，她就住進總統套房。她成了中共上海市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貴賓，柯是當時上海響噹噹的「第一號人物」，身兼數職——上海市市長及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由這位權傾上海灘的人物出面接待江青，呼風

上海文藝界，興風作浪，旨在緊牢地拉攏文藝人士，作爲她私人造勢的資本。於是，利用柯慶施的權勢，白天插手上海文藝界，興風作浪，旨在緊牢地拉攏文藝人士，作爲她私人造勢的資本。

因爲，柯慶施曾對上海文藝界人士發表演說：提出「大寫十三年」的「左」的口號。所謂「大寫十三年」，是指大寫中共解放後十三年，以爲「祇有在寫社會主義時期的生活，才是社會主義文藝」。

由於，江青認為柯慶施的文藝見解跟她完全「符合」；當時孤掌難鳴的江青，乃與柯進行一番密謀，要向上海文藝界先開砲，後開刀。江青曾在文藝界大會上，義正詞嚴的，聲色俱厲的放話說：

「……幾年前，我由於生病，醫生建議要我過文化生活，恢復聽覺、視覺的功能；這樣，我比較有系統地接觸了一部份文學藝術。首先我感到，為什麼在社會主義中國的舞台上，又有鬼戲呢！然後，我感到很奇怪，京戲反應現實從來是不敏感的，但是，卻出現了『海瑞罷官』、『李慧娘』等這樣嚴重的反動政治傾向的戲。」

「還有美其名曰『挖掘傳統』，搞了很多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東西，在整個文藝界，大談大演『名』、『洋』、『古』，充滿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惡濁的空氣。」

「我開始感覺到，我們的文學藝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那它就必然要破壞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我祇想爭取到批評的權利，但是很難，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是在上海柯慶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組織人寫的……。」

柯慶施為迎合江青的胃口，找姚文元寫批評「海瑞罷官」，找俞銘璜（筆名梁璧輝）寫「有鬼無害論」，以後又找她的山東諸城老鄉孟超來改編「李慧娘」。

## 舊愛新歡全體上床

江青的另一諸城老鄉康生也來到上海，他是江青十四歲時給她「開苞」的舊情人；他為了捧江青的場，給昆曲「李慧娘」鼓掌。誇獎道：「江青同志給上海文藝界帶來了新生命，新活力；孟超改編的『李慧娘』，是今年上海文藝界的一件大好事。」

顯然的，這三個山東諸城老鄉江青、康生和孟超，是在互相吹噓，彼此捧場，以抬高身價。這時的江青，要一手抓「批評」，一手抓「創作」；用她的話來說，叫做「大破大立」；要達成此一目的，必須用各種方法，籠絡許多文藝界人士，結成幫派，共襄盛舉才行。

在錦江大酒店馬路對面，設立了錦江俱樂部，內有保齡球館、彈子房、健身房、文娛室、閱覽室、溫水游泳池、舞廳、網球場，還有一個花園錦簇，綠草成茵的大花園；其中文娛室最隱秘，內有橋牌、麻將、吃角子老虎機等中外賭具供應。

江青透過柯慶施，經常邀請理念相近的文藝界人士，在此研討、批判及指摘時下哪些嚴重的所謂反動政治傾向的文藝作品；逐漸把這些來此吃喝玩樂的人，很自然的匯合成一股極度向「左」傾的激流，也就是日後江青御用的「上海幫」文藝界打手。江青為招待他們在錦江俱樂部吃喝玩樂即可，有些

則乾脆致贈禮品或現金；至於，哪些特殊的，令江青看得順眼的，則先單獨在其總統套房約見，談得投契，便自然地上了床。

這些跟她上床的，有舊愛，有新歡，舊愛中有康生、何一偉、廖沫沙、柯慶施、莊則棟等；新歡中有俞銘璜、姚文元、孟超等，還有些是上海演藝界新進的名演員。

這時，江青領悟到：男人和女人都是一樣的，要想「醉枕美人（俊男）膝」，必先「醒握天下權」；有了權就是皇帝，有了錢便是大爺。在中共體制內，權比錢更重要，所以，大家鬥爭特別厲害，爭的就是哪個「權力」，但權力往往叫人腐化。

不久，哪頭「病獅子」——國防部長林彪又來到上海養病，他的愛人同志葉群陪着一起來。葉群這個「怨婦」和江青在錦江大酒店碰頭，兩個性饑渴的女人，背著各人的丈夫更「瘋」了起來，膽子也更大了起來；在哪間總統套房內，跟不同的男人粘貼在一起，什麼「花招」都使了出來。

## 驅母狗對上豬八戒

盛宴有散的時候，毛澤東巡遊了湖南，江西及湖北等省回到北京，居然把一名「專列」上的女服務員張玉鳳，帶進了中南海菊香書屋，名義是照顧毛日常生活的生活隨員。江青知情，匆匆趕回北京，看見比她年輕漂亮、秀雅、溫婉的張玉鳳，醋勁大發。

「老板！你這次回湖南老家，是探親戚。

，訪老友，是衣錦榮歸呀！」江青以嘲諷的口吻說：「怎麼中途改變了目的，變成了玩女人、選秀女，還帶一個小姐『回宮』作紀念品，是嫌中南海內的衆多女人不夠新鮮，饑嘴巴又要換胃口嘛？」毛澤東不以爲然的反駁，面帶就健忘了？」毛澤東不以爲然的反駁，面帶答應不干涉我泡小姐的私生活，怎麼這麼快

「妳胡說些什麼？咱們的約法三章：妳答應不干涉我泡小姐的私生活，怎麼這麼快

「老板！你在外邊逢場作戲，偶爾玩玩，隨意偷啃一點嫩草，我是懶得管的。」江青氣憤地說：「可是這次太過份了，在外大玩特玩不算，還帶回來納入編制；現在她的名義是生活隨員，不久免不了升爲生活秘書，機要秘書；她在床上把老板侍候得舒爽，不多久就爬到老娘的頭上來，我連僅有的名份也保不住。老板！你太絕情、夠狠心；不顧患難夫妻之情，人老珠黃就秋扇見棄了！」

「江青說罷，便哽噎地哭泣起來。

「妳們女人家，小心眼，自私透頂」，毛澤東氣呼呼指摘江青說：「妳這一趟去上海進入錦江大飯店總統套房，扛着黨主席夫人的招牌『擺譜』，昏天黑地玩夠了，我不揭妳的瘡疤，妳倒惡人先告狀，找我的岔子；一味『雞婆』、囉嗦、吃醋，不是哭就是吵。我警告妳，這次少管我的私事，張玉鳳是要定了，她溫柔體貼、善解人意；哪像妳，成天向外跑，像隻不看家的驕母狗！」

毛澤東這一頓的責罵，句句刺痛江青的心窩，她不是蓋省油的燈，也不顧後果地反唇相譏：「好呀！你罵我是隻『驕母狗』，我看你才是哪個肥胖的『豬八戒』，到處都可性交，不擇場地野合的『驕公狗』；在火車上也敢跟女服務員『做愛』，淫聲浪語，傳遍整個列車，不顧自己的形象、醜聞滿天飛，還說要揭我的瘡疤！你今天要說明白，我的瘡疤在哪裡？」

「妳是死鳴子嘴巴硬，妳幹出的醜事比潘金蓮不敢做的勾當，妳也做出來了；我不冤枉人，這些照片妳自己拿去看……」毛澤東氣極敗壞地吼罵，隨手從抽屜內取出一疊照片撒在地上。

### 看在眼裡羞在心中

江青趕忙俯身拾起一看，頓時雙手發抖，臉色鐵青、羞憤交加，說不出一句話來，像隻呆木雞站在哪裡。

「因為，哪些『春宮』似的照片，她自己看了，臉紅心驚，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有些是她跟男人摟抱熱吻的，有些是打情罵俏的，有些是搨情挑逗的，更多的是她分別和六、七位舊愛新歡在床墊上赤條條、裸裎、光溜溜，以不同的姿式粘扭交合的照片，惡形怪狀，彷彿淫婦姦夫般的醜態畢露。

「嗯！真下賤哦，跟六、七個男人上床，像咱們的共產黨員一般的老、中、青三代都有；在床上翻雲覆雨的姿式，比我懂的還多，妳簡直比『潘金蓮』淫蕩，比北京的人

大胡同、上海的四馬路的窑姐兒還下流哩？」如此荒淫無恥，還有臉罵我在列車上不顧黨主席的形象，妳可曾顧到黨主席夫人的臉皮，唉！家門不幸，討得妳這淫娼婦，氣死我了……」毛澤東暴跳如雷，一口氣罵下來，面紅頸子粗，有些喘不過氣來，歪歪斜斜的有些搖擺不穩的樣子。

毛澤東氣極敗壞地吼罵，隨手從抽屜內取出一疊照片撒在地上。

「老板！請你原諒我，寬恕我。」江青的淚珠淌在瘦削的臉龐上，依偎在他身旁，苦苦的，誠惶誠恐的哀求着：「都是我不好，要打要罵，隨你便吧！就是槍毙我，也不怨你……。念在咱們是二十多年患難夫妻的份上……。」

毛澤東從來沒有看到這個一向堅強無比的女人，如此低聲下氣地哀求他；於是，想起和她在延安窑洞內初婚時的甜蜜歲月，想起和她同騎一匹瘦馬轉戰陝北的艱苦日子，他的心軟化了。

「其實，這些年來，我也有些荒唐，太冷落妳了；搞成今天的樣子，我也不能全責怪妳……。」毛澤東上氣不接下氣地慢吞吞的，一個字一個字喘息着說：「說起來都要

怪劉少奇、彭真，還有周恩來這幾個忘恩負義的龜兒子，現在當權了，大搞「走資」路線不打緊，還嫌我這個黨主席礙眼，他們處心積慮，非把我整垮鬥倒不甘心……唉！知人知面不知心，當面握手稱同志，背後動刀子，險惡呀！哼！我是身經百戰，金剛不壞之身，不是輕易可鬥倒的……。」

「老板！你是在講什麼呀！我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江青訝然地問。

「都是劉少奇、彭真等搞出的鬼點子，叫羅瑞卿和楊尚昆經香港從美國偷運進口一批高科技的竊聽器和攝影機，像『〇〇七』電影裡那些間諜用的通訊器一樣，悄悄地裝在來訪外賓的套房裡，現在連我的專列火車的臥室裡也安裝了。你在上海住錦江大飯店也罷，不該住哪間總統套房，因為哪裡裝有最精密的竊聽器，還有錄音機和攝影機，你現在該明白了，你哪些惡形怪狀的照片是怎麼來的了……。」

「哦！原來如此……咱們兩人都是受害者，成了他們設計陷害的箭靶子，可惡，可恨極了。」江青咬牙切齒地說：「咱們怎能咽下這口窩囊氣，咱們要報復！」

「真是可笑極了，我問羅瑞卿和楊尚昆，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們答說：是為了給全黨保存下珍貴的黨史資料，精神財富，是奉命不得不在我的專列車上安裝一套設備……。」毛澤東說到此處，竟然破口大罵起來：

「私事，算什麼珍貴的黨史資料？精神財富？你跟哪些野男人睡覺的鏡頭，也要保存做黨史資料嗎？」

「老板！我看他們一夥是有陰謀的，你剛讓出國家主席位子，他們不滿足，還想把你僅剩下的黨主席位子也扯拉下來，這些『走資派』才會稱心如意。事實擺在這兒，不提早防備，咱們兩人死無葬身之地！」江青加強語氣地說。

「我原以為周恩來是忠誠可靠的，誰知他竟然知情不報！等着看咱們兩人丟臉出醜，他也就是一丘之貉，你看咱們是多麼的孤立無援哦！」毛澤東感嘆地說：「咱們幾乎成了過街老鼠，哪有心情去算我搞女人，你偷男人的糊塗帳哦！咱們兩人是親密戰友，保江山！保性命要緊；你一向鬼點子多，該想個法子對付才好！」

「老板！你既然原諒了我，我願變成一隻忠誠的鷹犬，任你驅策和差遣！」江青十分感動地說：「咱們兩人要像在廬山會議及上次北京中共中央擴大工作會議上一樣，聯合作戰，對抗當權的走資派；咱們並不孤獨，有的是援軍！不出兩三年就可扳倒他們！」於是，毛澤東接受了江青的建議，叫她連絡林彪、葉群夫婦及康生等分頭進行，暗中佈置扳倒當權派的行動。由於，毛澤東湖南行的「專列竊聽案」及江青上海行的「錦江艷照案」，使他倆人的荒淫行徑洩露，產生危機意識，觸發了鬥垮劉少奇、彭真等當權派的動機。

於是，社會主義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火種，就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及江青的奮力領導下，從上海展開，很快地就擴散出去，熊熊的烈焰，燒遍了整個神州大陸。（未完待續）

## 文革火種燒遍神州

於是，江青冷靜地分析說：「他們的目

的是先抓住咱們荒淫無恥的惡行，然後加以醜化，繼而打擊，使咱們萬劫不復。今後，咱們的對策應分三方面進行：

一、是找康生運用他的情治系統壓制羅瑞卿和楊尚昆，儘快把咱們哪些私密性的錄音帶及荒唐性的照片銷燬；當然咱們以後更要小心行事，尤其是「房事」。

二是抓緊槍桿子，暗示將來扶持林彪做您的接班人，然後，由我去游說葉群去影響她老公林彪，在軍中大力宣揚你的德威，美化你的人格，偶像化及神聖化，做到要人人崇拜的地步；務必粉碎哪些欲「醜化」你的任何陰謀。

三是你要支持我在文藝界搞一個文化改革運動，發動輿論力量，揭穿當權派及走資派的陰謀，然後各個擊破，逐一打垮他們，奮回咱們失去的權力，恢復往日「惟您獨尊」的地位。